

寻觅西北腹地的精神密码

——评《凉州十八拍》

□ 刘小波

继《敦煌本纪》后,叶舟再次推出新作《凉州十八拍》(浙江文艺出版社)。这部小说篇幅长达百万字,分上中下三卷,故事时间跨越半个世纪,出场人物上百个,是一部十足的大部头作品。小说故事线索纷繁复杂,花开数朵、各表一枝,融革命历史、地方文化、经济贸易、国际交流、民族精神于一体,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凉州十八拍》写边地,并为边地正名,鸠摩罗什、铜奔马等边地文化符号与独具边地特色的山川、河流、沙漠、绿洲、荒原狼等相得益彰,在小说中反复出现。

《凉州十八拍》以20世纪上半叶的河西首郡凉州为原点,书写了一批有大义担当的凉州子弟,传达出浓浓的赤子之情。小说的故事主线有两条:第一条线索以顾山农为中心,他表面上经营一家保价局,跟河西走廊沿线上的驼队、马帮与商团打交道,事实上守护着西北腹地自汉代以来最大的秘密——河西信物“铜奔马”,并受妻子嘱托养育妻弟徐惊白长大成人。第二条线索以徐惊白为中心,他从权家的一个遗孤、一个胆小懦弱又贪玩的孩童,成长为一个堪当大任的勇毅之士,承担起守护凉州的重任。小说被称为“现代版《赵氏孤儿》”,故事绕不开“孤儿”这个词,《赵氏孤儿》的唱词在书中反复出现,成为推动情节、塑造人物、强化主题的重要工具。顾山农少时学戏就是学《赵氏孤儿》,以主人公顾山农为代表

的凉州义勇之士,体现出“铁肩担道义”传统精神的延传;以徐惊白为代表的一代勇毅少年,也表现出一种沉着无畏的姿态。他们的故事,不仅展现了河西走廊人民的精神风貌,更凸显了中华民族宝贵的人文传统。

《凉州十八拍》是一部以题材制胜的作品。它首先是一部历史之作,作品回溯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天灾、人祸、变革,纷至沓来,众多历史事件在小说中一一复

活。比如小说第三节,守孝三年的顾山农登场,一座百姓们捐建的建筑承平堡也同时出场,人与建筑共同见证着军阀混战下的动荡历史。小说还写到革命战争中,凉州儿女心系家国,共赴国难,为抗战贡献出磅礴力量。

《凉州十八拍》同时也是边地题材,小说以千里河西为背景,聚焦河西走廊文化、历史、人物,营造出苍凉的边塞空间。大漠、驼群、骏马、落日、美酒、佳肴,这些独特的物象构成了河西走廊波澜壮阔的风情画卷。小说对地方文化进行了集中展示,方志、传说、戏曲等通通纳入文本,凉州孝贤、秦腔、《赵氏孤儿》是作品不断引用的底本,同时还借用了《胡笳十八拍》来谋篇布局。

《凉州十八拍》还是为古凉州正名的一部作品。作家试图用文字涤荡这片土地上曾被历史烽烟侵蚀的锈迹。叶舟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在一份老报纸的专栏文章里,我发现了‘锈带’这个词。在我看来,所谓‘锈’,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也包括人心和偏见。于是,我撤出了这一群少年,让他们去清除这些锈迹,不仅要把大地上的锈迹擦掉,更重要的是擦掉人们心中的锈迹。”《凉州十八拍》实现了这样的创作初衷,小说对凉州的书写,有一个欲扬先抑的过程,最终呈现出一片充满道义与情义的土地。以主人公顾山农为代表的凉州义勇之士,体现出“铁肩担道义”传统精神的延传;以徐惊白为代表的一代勇毅少年,也表现出一种沉着无畏的姿态。他们的故事,不仅展现了河西走廊人民的精神风貌,更凸显了中华民族宝贵的人文传统。

《凉州十八拍》是一部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图腾之书,是关乎道与义的书写。乱世浮沉中,作者笔下的人物坚持着道

义,守护着人心。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孤儿”有一定象征意味,它既有特指的对象,同时也代指动荡时代的百姓,“孤儿”照顾“孤儿”在小说中体现为一种代代相传的美德。顾山农保护徐惊白,徐惊白长大后又去保护红军遗孤。凉州的忠义之士也参与了这场“救孤”,他们用自己的善良和勇敢守卫着河西大地的希望。这种精神在一代代国人的实际行动中践行与累积。小说开篇6位郡老为治理草患身先士卒,甚至甘愿用自己的肉体祭奠土地,已经充分奠定了作品关乎道义、担当、责任这些基本人生信条的基调。

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叶舟,对河西走廊这片土地始终怀有深切的情感。《敦煌本纪》为敦煌立传,《凉州十八拍》为古凉州谱写新的诗篇。后者枝蔓蜿蜒、百转千回,如此大部头的作品,作家在形式上也颇费周章。比如将当地“讲古今”这种民间说书形式挪进作品,通过说书人不断将讲述拉回到同一聚焦点上,进行总陈性讲述;在结构上借鉴《胡笳十八拍》,以主要人物为线,串起次要人物的珠子,构成有机整体,最终方能“杂而不乱”。“铜奔马”作为一个关键道具,助力寻宝与护宝成为中心事件,有效推动了小说的叙事走向。当然,作品在彰显地域色彩的同时,也关注人类的共同命运,在更深层面上书写红尘万丈、命运无常。

总的来说,《凉州十八拍》的价值在于以文字的形式,寻觅西北腹地的精神密码,戮力赓续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一会儿像飘忽在空中的乱云,一会儿像成群的飞鸟,忽南忽北。挣钱不分地界儿和工种,隧道、大桥、路基、制运架梁、无砟轨道施工、铺轨、护坡,等等,没有干不了的活……”读罢孟广顺的长篇小说《大路朝天》(中国工人出版社),我感到耳目一新,小说罕见地塑造了高铁建设工地上的农民工群像。

以往,当代小说的农民工形象主要集中在以都市为背景的作品中,思考这个群体“融不了都市,又回不去乡村”的两难境地,而正面描写这个群体在高铁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孟广顺的一个贡献。《大路朝天》的出现,为读者以新视角打量这群新时代的劳动者提供了机会。

小说中,劳务队队长铁龙飞是这个群体的优秀代表。铁龙飞是退役军人,身上处处彰显着军人“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的精神。他组建劳务队,带领父老乡亲来到高铁建设工地,是因为“他不想看着村里的兄弟爷们受穷……只想凭着一股斗劲儿带着村里的年轻人,在可以努力的范围内改变生活状态”。作为高铁工地的劳务队队长,他具有先天优势,“当兵那几年,铁龙飞在大山里,一直干着国防洞库工程,对隧道施工的各种工序、步骤、工艺了如指掌”。作者通过诸多丰富可感的细节,塑造出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铁龙飞有大局观,“只要是

为高铁建设提供方便的,都是在支持并参与高铁建设”;铁龙飞正直善良、遵纪守法,绝不干“坑害国家、违法乱纪的事”;他和他的队员们吃苦耐劳,“身上那件藏蓝色的衣服已经穿了很久,被泥水和汗水反复浸湿过,风干后就成了牛皮般硬邦邦的布片,看上去像个文物”;铁龙飞“义”字当头,因为不能回乡过春节,拿出自己的奖金补贴给大家,“这五万块钱给大家过年,但有一条要求,该给家里打钱的,你们要打回去”。

在高铁建设工地上,铁龙飞带领他的劳务队凭着勤俭、吃苦,凭着一身正气,凭着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敢于和邪恶势力做斗争的无畏精神,不但使自己的队伍承揽到更多工程,也赢得了高铁建设项目方的高度认可。

铁龙飞身上还有新时代年轻人的责任与担当。他挣到钱后,不是想着如何个人享受,当高铁建设工地附近发生地震灾害后,他第一时间赈灾捐赠和援建被毁坏的农舍。他的收入增加后,又想到“大山里条件艰苦,老百姓们过得不容易,孩子每天上学都要跑很远的路程,雨天更是不方便”,又准备在坡下捐建一所希望小学。

《大路朝天》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把笔触往人性的隐秘幽微处延伸,写出了人性的丰富和复杂。就连“黑包工头”林天豹的“坏”也并非一成不变。在林天豹负责施工的隧道斜井发生涌水事件的危急时刻,铁龙飞又一次挺身而出,成了林天豹的救命恩人。在人格力量的强大感召下,林天豹“再忆往事,他就透骨酸心,憾天哭地抹起泪来,说:‘我那么跟他作对,关键时刻,人家舍生忘死救我,实在有愧于他。’”《大路朝天》中没有坏得无可救药的坏人,也说明了作者孟广顺的心地善良。

小说的结尾写道:“几年以后,在某个省会城市,一座崭新的大厦拔地而起,上面镌刻着‘铁龙集团’四个大字……”靠着自身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的铁龙飞,由一名高铁建设工地的劳务队长成长为一位优秀企业家,在创业和拼搏中演绎着自己的精彩人生。铁龙飞的成功表明,青年人在新时代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本版稿件均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新时代的舞台无比广阔

——读孟广顺长篇小说《大路朝天》

□ 俞胜



《村长唐三草》中生发出来的。小说中的地质知识性叙事主要起辅助作用,如镇党委书记龙险峰对三个典型贫困村地质地貌的熟稔,增添了人物的丰满度;驻村书记肖百合面对几亿年地质活动的神奇构造所表现出的震撼,为人物行动提供了情感支撑。

从《莫道君行早》中,可以看到作者自觉继承了周立波《山乡巨变》的乡土文学传统。《山乡巨变》中,自上而下的女性外来者视角、阶级矛盾的淡化处理、乡村风景和日常生活的呈现以及民间歌谣传说的化用,使其成为最具乡土气息的农村题材小说之一。回到新作《莫道君行早》,我们看到在描写脱贫攻坚从个体单干走向团结合作的过程中,无论是驻村第一书记肖百合自上而下的女性外来者视角,还是以幽默戏谑化解矛盾的情节处理方式,或是对黔东南乡村风土人情的描摹,都可见欧阳黔森向前辈周立波的致敬。当然,作为诞生在新时代的作品,小说显露出的新质更不容忽视。人物形象上,《莫道君行早》塑造了一批生动立体的农民、基层干部、个体经营者、知识精英等农村新人群像;观照视角上,小说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精准捕捉到了贵州精准扶贫的时代脉搏;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上,作者将地域性的史传、方志与民间歌谣、传说融入叙事,丰富了小说的文化内涵,增强了文学表现力。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小说的标题取自毛泽东《清平乐·会昌》,隐含着作家欧阳黔森对“行走”的信仰。乌蒙山脉、武陵山脉的腹地,处处留下了欧阳黔森探访新时代乡村的脚印,这也使得他能用艺术化的手法生动描绘出贵州脱贫攻坚、山乡巨变的大美风景。

书写山乡巨变“贵州故事”

——评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

欧阳黔森的长篇新作《莫道君行早》(作家出版社)以小见大,聚焦贵州武陵山腹地紫云镇三个典型贫困村千年村、花开村、红岩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镇党委书记龙险峰与驻村第一书记肖百合带领基层干部打赢脱贫攻坚战,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的乡村振兴之路。小说为贵州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留下了历史剪影,也为乡土文学书写贡献了时代新声。

欧阳黔森在大量田野调查基础上对贵州贫困地区的集中书写是其近年来文艺创作的发力点。不论是小说《八棵苞谷》《村长唐三草》《绝地逢生》、报告文学《江山如此多娇》,还是影视剧《绝地逢生》《花繁叶茂》,都显现出作者书写人民史诗的努力。新作《莫道君行早》中,欧阳黔森通过典型呈现、文体融合、接续传统等手段,展现山乡巨变“贵州故事”,为乡土文学传统在新时代的接续与新变留下了典型样本。

《莫道君行早》是欧阳黔森在报告文学《江山如此多娇》基础上进行跨文体实践的新结晶。《江山如此多娇》中“眼见为实”的

调研访谈与客观准确的事实数据为《莫道君行早》的创作提供了基本素材与考察视域。基于此,欧阳黔森腾挪转移、上砖架梁,虚构了一个更为立体丰满的小说世界。首先,作者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新时代黔东南武陵山腹地紫云镇,并将贵州精准扶贫的差异性经验通过镇辖的三个典型贫困村予以全景式呈现。其次,作者塑造了一批鲜明生动的人物群像。镇党委书记龙险峰、驻村第一书记肖百合是称职负责的当代干部形象;千年村村主任麻青蒿、花开村支书石松涛、红岩村支书潘宏梁是性格迥异又勇挑重担的基层干部代表;牛老五、林小微、孔先刚刚是底层困难群众中的典型。最后,作者将故事置于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封矿”“三改”“发展乡村旅游”等环环相扣的情节冲突中展开。于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愈发显得动人心魄。

《莫道君行早》是欧阳黔森将既往创作中地方性叙事、传奇性叙事与地质知识性叙事等艺术经验熔铸一炉、综合运用的新尝试。凭着对武陵山脉、乌蒙山脉的独特地域书写而成名的欧阳黔森,深谙地方性叙事对一个作家创作的意义。新作中的地方元素并非意在风景展览或猎奇装饰,而是作为人物塑造的大背景与叙事的潜在推手而存在。作者对武陵山脉、乌蒙山脉的极度贫困”的揭示,对黔地农民狭隘狡黠又坚韧实干的描写以及引述方志对此地丹砂文化、佛道文化、傩戏文化的介绍,不仅为小说镀上浓厚的地方色彩,更暗含了精准扶贫、开发乡村旅游等情节设定的底层逻辑。传奇性叙事主要表现在传记式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小说中最传神的是千年村村主任麻青蒿——麻五皮。《莫道君行早》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作《麻五皮传》,这个狡黠幽默又实干担当,还有点话痨的形象,正是从作者意在“为民间野性人物立传”的小说

